

河北警察禽兽不如 摧残、轮奸女学员

河北邢台公安局、邢台桥东区公安分局共同成立的“反法轮功专案组”极为邪恶，他们已逮捕了大批法轮功学员，被逮捕的学员无一不受到非人的酷刑折磨。

更有甚者，几乎所有女学员都被剥光衣服，用竹条抽，用电棍电其乳房、阴部，许许多多女法轮功学员在被押往看守所的车上被铐住手脚，实施轮奸。一个当地警察在与人闲聊时毫无廉耻地说：“我一个人就干了三个炼法轮功的。”

在中国对外宣称人权最好的时期里，这伙禽兽不如的警察恶棍竟将此种恶行当作谈资笑料加以炫耀，可怜我们这千年古国、礼仪之邦，正义何在？天理何在？！



天安门广场一角

天安门警察殴打妇女驱散围观者

据美联社报导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一位高举白色横幅的妇女，在高呼口号之后，被推搡着塞进一辆面包车。一位警官反复打她，她的头被打得摇来晃去。在一群人围观警察的面包车时，警察大喊“散开！散开！”，并在驱散围观人群时，将一位妇女推倒在地，另有三人四散跑开。

7月22日CNN北京报导，在中国的精神运动法轮功被禁两周年之际，中国警察压制了几起小规模零星抗议。周日上午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八人被强行塞进了等候在那里的警车，相比于此前这类敏感日子，这次人数要比以往少得多。

2001年3月中旬法轮大法学员孙宏艳从沈阳大北监狱被放回家时，已是全身溃烂，奄奄一息，十多天后不幸离世。在去世前，她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表达了两个心愿：

- 一、把自己因迫害致死的消息登在明慧网上；
- 二、由同修代笔写了下面这个严正声明：

严正声明

孙宏艳被残害致死经过

在大北监狱对我强行治疗期间，我昏睡时被迫在已准备好了的诽谤大法的材料上按了手印，我十分难过，但是起不来，可我心死了也不认这个帐，所以声明作废。

辽宁沈阳市辽中县大法弟子：
孙宏艳 2001年3月20日

从这个声明中，不难看出她倍受摧残，也看到了她那颗坚信法轮大法的金子般的心。

孙宏艳，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人，1999年7月进京上访，被学校勒令下岗。

2000年8月1日被关龙山教养院，绝食5天，要求停止拳打脚踢、



至少4名法轮功学员7月上旬被大连教养院虐杀

辽宁省大连教养院现非法关押约500名法轮功学员，关在三大队的学员扛麻袋包、捡豆，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，一大队砖厂，每天工作约12小时，没有休息日，人员拥挤、潮湿、蚊子满屋飞，学员们身上长满了疥疮，洗澡就更别奢望了。有时候，队长把电棍给犯人打学员，谁打得狠给谁减期。

学员陈家富，男，41岁，大连一所中专的教师，因到北京上访，99年10月被非法判劳教，被折磨得便血，身体非常虚弱，2000年9月转为院外执行，此时他已被单位开除，父母被造谣的宣传工具毒害得也不理解他，妻子与他离婚。一个月后，又毅然去北京上访，又被送回大连教养院。2001年7月2日左右，陈家富被迫害致死。

学员刘永来，男，36岁，于2001年3月在去农村散发法轮功真象资料，被警察抓住，后被送入姚家看守所，由于坚决不放弃修炼法轮功，被劳教三年，未通知家属即被送入大连教养院。



因拒绝洗脑“转化”，一直不被允许接见家属。7月7日家属得到通知，称刘永来已死亡。刘永来的妻子被非法关押在姚家看守所，家中14岁的儿子无辜地失去了双亲的照顾。

3月19日院里政委张小亮、院长郝文帅、张宝林等开会准备进行罪恶的“强制转化”，教养院就进入了令人恐怖的时期。“强制转化”的方法就是用犯人或者队长伙同3-5个人对付一个学员，或者绑定了，或者用铐子反铐，或者四肢被摁着，只穿短裤，用电棍过，过晕了，用凉水泼醒再接着过，或者用橡皮棒打。有的学员头被摁进水里，快憋死了才让换口气；暴徒经常用电棍过阴部、脖子、脸、脚心、耳朵等敏感部位。学员张军头部开裂、邹本续曾被打得起不来、刘昌海连续几晚被折磨。为了不让出声，邪恶用拖布堵住学员的嘴。据悉，刘永来就是这样被折磨致死的。

7月10日左右迫害又升级，又两名男学员在教养院被迫害致死。教养院为了封锁消息，不准大法学员、普通犯人与家属见面，不准家属送钱、衣物。据有关人士透露，死亡的学员不止这4名。

保定市女学员被洗脑班送精神病院摧残致死 武汉市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硕士李长军被警察打死 成都市抚琴小学教师徐芝莲被警察迫害致死

河北保定市“610办公室”、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利用欺骗手段，绑架了24法轮大法学员，办洗脑班折磨摧残。荣凤贤绝食6天滴水不进，抗议变相拘留，被送进精神病院，不到三天，年仅30多岁的荣凤贤死于精神病院。“610办公室”一40多岁的宋姓官员说：“小荣死在哪儿也白死。”荣凤贤是保定金庄乡银定庄村人，心灵手巧，忠厚老实，是个贤妻良母，会开车，每月工资一千多元，村里人都说小荣是个大好人。

李长军，男，1968年出生，2001年5月16日李长军做真相资料被警察抓走，一同被抓的还有六名学员，这七人都有高学位，遭受40多天的非人虐待和折磨，李长军于6月27日晚10

点离开了人间。遗体骨瘦如柴，双脸青紫，脖子紫黑，惨不忍睹。

徐芝莲，女，31岁，成都市抚琴小学教师，教学认真，学校和家长反映都很好，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，因炼法轮功被公安警察逼得有家不能回，在外漂泊。今年6月28日雨夜，



小徐想回家看一下孩子和爱人。当晚11点左右，成都市金牛区刑警包围其家，鸣枪三下后破门而入，当时有三个警察把小徐的爱人抱住，其余的直奔楼上，徐芝莲受重伤被抓，不准家属随行看护，第二天被告知死亡。

电刑、罚站、蹲小号。每天干活、无说话自由、吃饭晒衣物等都有警察看守，不干活时，被迫到走廊听诽谤录音。警察怕学员打坐、炼功，晚上不熄灯，有的男警察半夜闯入女室检查。

大量学员被非法拘留，到期也不放。孙宏艳第二次绝食，要求无条件释放，警察对参加绝食的学员说打即骂，甚至恐吓，有一次一个胖男警察用鞋底子抽打女学员，直到打累了才罢手，如果学员不愿意灌食，几个男警察凶神恶煞般扑上来，把学员拖走，找来不少犯人按着，强行灌食，有学员吐血来。

8月20日左右，晚上十点多钟调来了近百名警察，两三个人强行拖着一名学员上大客车，把一部分学员送进了“自强学校”或“马三家”教养院，一部份留在龙山。孙宏艳被留下，每日伙食费600元，上访罚款8000元，所谓的“保释金”5000元。

2000年11月份，暴徒把她锁在单人房间，隔离迫害，妄图毁掉证据。高压的精神摧残，使她身心受到巨大伤害。暴徒每天不许炼功学法，逼她看新闻，强行洗脑，并对她强行治疗，她不配合，并要求释放回家，遭拒绝。

2001年2月的一天，突然把她送入沈阳市463医院，唤来家人帮助洗脑并索要医疗费和伙食费等。第二天说是找“好医院”，被关入沈阳市大北监狱医院，不许亲人护理，在单人独屋的地下室里，经常有人来打骂她。张、魏两个科长吼吓她，说要拿她做典型，目的是让她在诽谤材料上签字并按手印，她死活不屈服，被强行点滴（不知用了什么药）。

家人去看几次，发现她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，坐都坐不起来，每次都是被别人从地下室抬出，大小便失禁，半个月后全身瘫痪，家人把她接回。当时她臀部、腿部等多处青紫，尽管有家人照料和抢救，但无效，终于去世。